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

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九十六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明 馮 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張浚經畧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



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渭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季陵論任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

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
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
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辛丑張浚以趙開
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
矣鎔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
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
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
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

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

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

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

用引折納官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旬擣月

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

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 十二月

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武威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

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

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
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
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洛索既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
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
敗之薩里罕懼而泣洛索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
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
詬之由是二人有隙洛索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

還河東 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

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洛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聞烏珠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

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
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
之敗罷端兵柄再敗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秋
七月金烏珠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
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
虛烏珠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洛索專
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鄂爾多往
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

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烏珠將

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
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
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
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閭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
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
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
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

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洛索引兵驟至興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闕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

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
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十一月金人入德

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
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
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
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
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闕進退失據悔將何及
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

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
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
耳浚然其言而諸叅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請奉命乃單
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
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
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尙原以斷敵來
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
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

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
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
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六月張
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
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
原而已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
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

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

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洛索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九月丙戌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閬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

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
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
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
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
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
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閬已而詔押似法

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烏珠攻闕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

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釀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

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
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
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
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
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烏珠寇和尚原吳玠
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默埒自鳳翔烏勒濟格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勒濟格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默埒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

金人自起海角狙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烏珠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海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垓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剝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

無固志有謀刼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薩里罕自商於直搗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薩里罕遂乘勝而進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

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將遠來聊用止渴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

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
薩黑罕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
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
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玠
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
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
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

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薩里罕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

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
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
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
償失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
金牛之功以吳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
為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為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
有差十一月乙亥金烏珠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
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

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
洮岷至階成閬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烏珠戰於仙人關敗之
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
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
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
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
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

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
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
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
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辟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
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
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
於西璘帥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
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衝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

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叔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

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金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薩里罕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

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帛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為四川安撫制

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馭下嚴而有恩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
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為四
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敵
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
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
皆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薩
里罕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

翔初闕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廊延諸路薩里罕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大震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薩里罕使鶻眼

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敵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薩里罕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薩里罕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閏月薩里罕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薩里罕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揚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薩里罕

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其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薩里罕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拔秦州金統軍罕占與希卜蘇合兵五萬屯劉家園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

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罕占希卜蘇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

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
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希卜蘇善謀
罕占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罕占果出鏖戰璘
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
敗降者萬人罕占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
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
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
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

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
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為之備 八月
金西道行營圖克坦喀齊喀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
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
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
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
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

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
弓射金師却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刳橋頭
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金師既退剛中
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冬十
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
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
鎮戎軍遂復大散關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

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
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
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
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
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
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
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
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

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十二月丙寅詔吳璘

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軍璘亟

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富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

拒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

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

三路虞允文時為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

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

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

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為金取

岳飛規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

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
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
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偽齊李
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時偽齊屯唐州
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
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
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

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
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
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
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
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
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潞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
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曰有臣如此
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

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
不以德瑄軍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
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因分為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
德淮西軍所畏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
領之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日握之在上則必爭
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
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
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固知非太

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宣以得
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
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遂
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六月岳飛入朝復還
鎮帝累詔趣飛還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
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
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
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

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
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
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八月以王德為淮西
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
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
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曰若以
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
大過亦闕畧况小嫌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

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社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

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幾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

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
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
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
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封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
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
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
乃受命會遣士僊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
豐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

地歸我寔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蓋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

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
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
牛皋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
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叟復鄭州張憲韓清
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
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
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
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

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烏珠大
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
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
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
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
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烏珠
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
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

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烏珠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薩巴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烏珠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

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
殺烏珠壻夏金吾副統軍延哈索貝勒烏珠遁去梁興
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
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
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烏珠等皆
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
烏珠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
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

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
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
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
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
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
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烏珠欲
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
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凌噶思謀素號桀黠亦不

能制其下但論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
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
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嚙克察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
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
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
秦檜方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
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
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

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
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
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
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
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
其徒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烏
珠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烏
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

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烏珠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三月金烏珠韓常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札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

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
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
烏珠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
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已決秦檜
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
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
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
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

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而俊益忌飛
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
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
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
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
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
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
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

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
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
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
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烏珠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
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
飛有怨諷高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

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
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
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誘張俊令
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
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
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
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万俟卨誣
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

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儼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

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
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
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
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
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
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
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
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

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
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躓
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
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
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
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
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
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

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

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盖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順昌拓臯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五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

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

何棄之吾言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
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
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
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
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
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
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
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

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于城下設伏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獲頗衆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嚕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清等

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
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
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
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
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騎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
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
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
為詔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

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
鼙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
婆灣烏珠在汴聞之即趨騎急行率十萬衆來援錡會
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
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
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烏珠又
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
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



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
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
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
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
而二人果遇敵被執烏珠問之對如前烏珠喜曰此城
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
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
惑軍心立焚之烏珠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

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烏珠
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靴尖趯倒耳
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
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
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
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
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
尚不可當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

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
病往往困乏騎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
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
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
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
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尺餘明日烏珠拔營
而去騎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烏珠被白袍乘
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

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戰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

山阜烏珠平日所恃以為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烏珠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烏珠犯壽春初烏珠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

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
陷廬州 二月癸酉詔張俊揚沂中赴淮西時烏珠自
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
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
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
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
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烏珠
退屯昭關 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

德敗金人於舍山癸未王德田師中復舍山及昭關甲

申崔皋敗金人於舒城 丁亥揚沂中劉錡大敗烏珠

軍於柘皋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揚沂中會而廬

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

溪兩戰皆捷烏珠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

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

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

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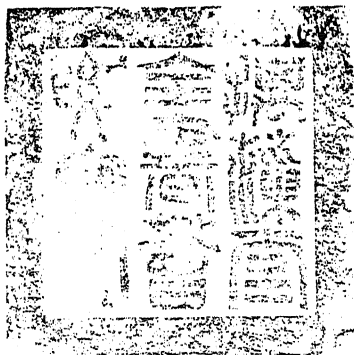
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金人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

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烏珠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謀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

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後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
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
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
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
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
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
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追
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

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
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
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
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
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烏珠亦
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九十七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明馮琦撰

陳邦瞻輯

秦檜主和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
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

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勞以往且致書于尼瑪哈 秋七月丙辰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頰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

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
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
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
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
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
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於外冬十月
壬辰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
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

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貺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

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時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

目止劍士且為皓請得流通冷山 九月遣直龍圖閣

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

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

聞者泣下見左監軍達賚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

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

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

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

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

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賚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
州囚於柞山砦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
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
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
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
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則從之不
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
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賚為其任用達賚信之
及南侵以為叅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達賚攻楚
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
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
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
與何樂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
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
從軍達賚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

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
首奏所草與達賚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
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
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
息爭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
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

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為左相檜為右相會桑仲
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信
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
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
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
命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
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提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

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為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為給事中呂頤浩既還恨檜傾已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

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願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

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啖飯共圖中興
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
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
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
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仍榜其罪于
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
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

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召直學士院纂崇禮語以是事
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詞畧曰自檜得權
而舉事謂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
於二策因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之有商人陳忠
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
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即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
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霄郡霄

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尼瑪哈使烏凌噶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沉思曰君言

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指
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
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
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
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
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
復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

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於金五國城遺言欲歸塋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鮮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

帝堊炭生民乃陛下之大仇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詞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

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
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已久敵情益
閱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薊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
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
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
遣薊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為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
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

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無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薳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
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
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
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
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
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
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

三軍發良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 是月以秦檜為樞

密使 三月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帝嘗

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

已諱和正為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為

皇太后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

人新廢劉豫達賚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

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

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

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五月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

使指會達賚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
金主命羣臣議幹布力言不可東京留守額爾袞曰我
以地與宋宋必德我敖拉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
若復資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博勒耶之位
在幹布上達賚額爾袞附之由是博勒耶執議以河南
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凌噶思謀太常少
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珣館伴之珣以
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

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砭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

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恨帝從其言衆議遂
息烏凌噶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
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
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
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恥未雪義難
講好凡七上疏力言不報冬十月丁巳罷叅知政事
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
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

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甲戌趙鼎罷帝

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
疑鼎乃引病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
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
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恨之 以勾龍如淵為御

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
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者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
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

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
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
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
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和議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
盡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
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金以張通古蕭
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
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

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

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
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
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
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
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
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
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

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
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
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
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
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
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
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
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

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纍大臣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

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
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靖康之禍
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
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鑒輿不
反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仇彼謂我之必復
此仇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
羞忍耻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
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

先拱手而奉之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
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
恐不惟墮敵國之奸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
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
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振國勢粗定故
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金
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議
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 甲辰王庶罷庶論金不可

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
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
出底知潭州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
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
使金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
罵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
也劉豫臣事金人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
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

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
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
下以祖宗之位為金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
廟社之靈盡蒙塵垢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汙塗炭朝
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其常
服異時貪婪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強人而使之拜則怫然怒
今金人至無禮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跪之曾童孺之

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舍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可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
矣向者陛下間闕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
人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金人
犯邊偽豫入寇固常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
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
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
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
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

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益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

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金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叅

贊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
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貲樞屬義不與檜
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
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
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
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
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
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

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
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于
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
同郡王庭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庭珪
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
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
不至耶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叅知政事秦檜既定和
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

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
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
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
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
韓世良見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
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
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
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

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
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
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
金敵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
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
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
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
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

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
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
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
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
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敵之譖詐
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
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罷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
儻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足

為不報 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
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
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
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
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
於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
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函問既至遣

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困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生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

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
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
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
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腹削
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
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
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
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

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
弗慮弗圖遂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
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
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
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
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
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
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

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
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
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
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
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
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
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傳
言金人欲立淵聖於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
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
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
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
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益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
敵國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
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
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

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
漸孚一旦北面事人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益
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
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戊子遣
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
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
端明殿學士食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與
人交割地界 二月癸丑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

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
下皆遇發掘而恭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三
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烏珠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
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烏珠遂自
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五月士儂張燾自
河南還燾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
以雪此耻復此仇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
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仇帝默

然秦檜惡之出盡知成都府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
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索上言金每挾講和以
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謂其有意於
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
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
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
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
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

益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繆悠之
詞包藏禍心變生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
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
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
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宮太后可還
祖宗境土可復矣秦檜恨之罷橐官 丁亥王倫如金
議事金烏珠時言於金主曰達賚博勒郭主割河南地
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

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
事行至中山會達賚等謀反金人執之博勒郭額爾袞
皆誅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
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達賚罪否倫對不知
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
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
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
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

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金人秘之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有叵測之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
宮奉迎兩宮使 五月己卯金烏珠薩里罕分道入寇
烏珠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
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布然之及誅達賚
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烏珠自黎陽趨河南薩里罕
出河中趨陝西烏珠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嚕取歸德
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等皆
以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薩里

罕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

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

不售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

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為我

探之檝入見白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

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

意遂安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

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

盟帝下詔罪狀烏珠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
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
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
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
奪矣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
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
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學教授毛
叔度嘉州司戶參軍 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烏珠渡淮北去 時秦檜力主和議恐

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

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

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

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

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 九月莫將

還自金烏珠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

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 冬十月壬午以魏良

臣為金國稟議使時烏珠遣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著

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烏珠以蕭

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

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

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

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

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

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
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為界屬鄧
四十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
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
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
年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
墜命亡氏蹈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
詔庶使敝邑永為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

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 十二月
乙亥何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趣割地尋
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聿鄭剛中
等分畫京西唐鄆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界金止存上
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
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
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
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

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甚快快徙知金州嘗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人酖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

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
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
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
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
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
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
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秋
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

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己丑帝易總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 九月

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
河南新復州軍烏珠讀赦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為釁
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
為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
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
遣使軺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濶者十六年
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
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 甲寅遣使

如金沆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
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
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
為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
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
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
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

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

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
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
韋太后書遣李微特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
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
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
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
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

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山踰
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
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
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
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尾兩端勝則如養
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
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

改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叩叩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誅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為屈語在四

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金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公何悲也及尼瑪哈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數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

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
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
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
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
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
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
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
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贖武為至

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
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
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
易宣教即直秘閣而卒 十二月金遣完顏曄等來賀
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為
禮自是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為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
以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

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

戊午譴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

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

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

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耳然則其有君父不

幸而罹于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

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

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

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
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
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
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
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
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
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
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金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

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北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
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
詞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
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
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焚
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
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慮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
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

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良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金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其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

時號為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殿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三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為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

藉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
禧執經司業高門講易泰卦知度州薛弼承檜意言
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乞宣付史館
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
殿前軍士施全候檜入朝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
理獄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
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於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
梃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

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
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
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然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
恨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
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
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
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
嘉論趙汾與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

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流涕無一語予嬉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檜死檜兩據相位倡和誤國忘仇數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竅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

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

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

訛謗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

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自知惡極為衆

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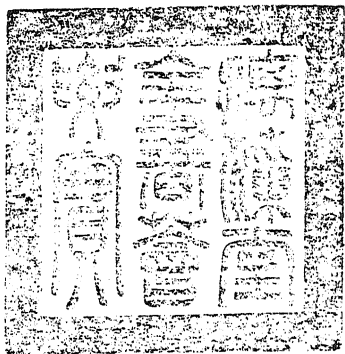
文道路以目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遂之檜陞為從官周

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

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
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
此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 臣張龍所